

蒲松龄

盛伟编



全集

周扬 1950 年说，山东是“前有孔夫子，后有蒲松龄”，给予蒲松龄与“圣人”同等地位的极高评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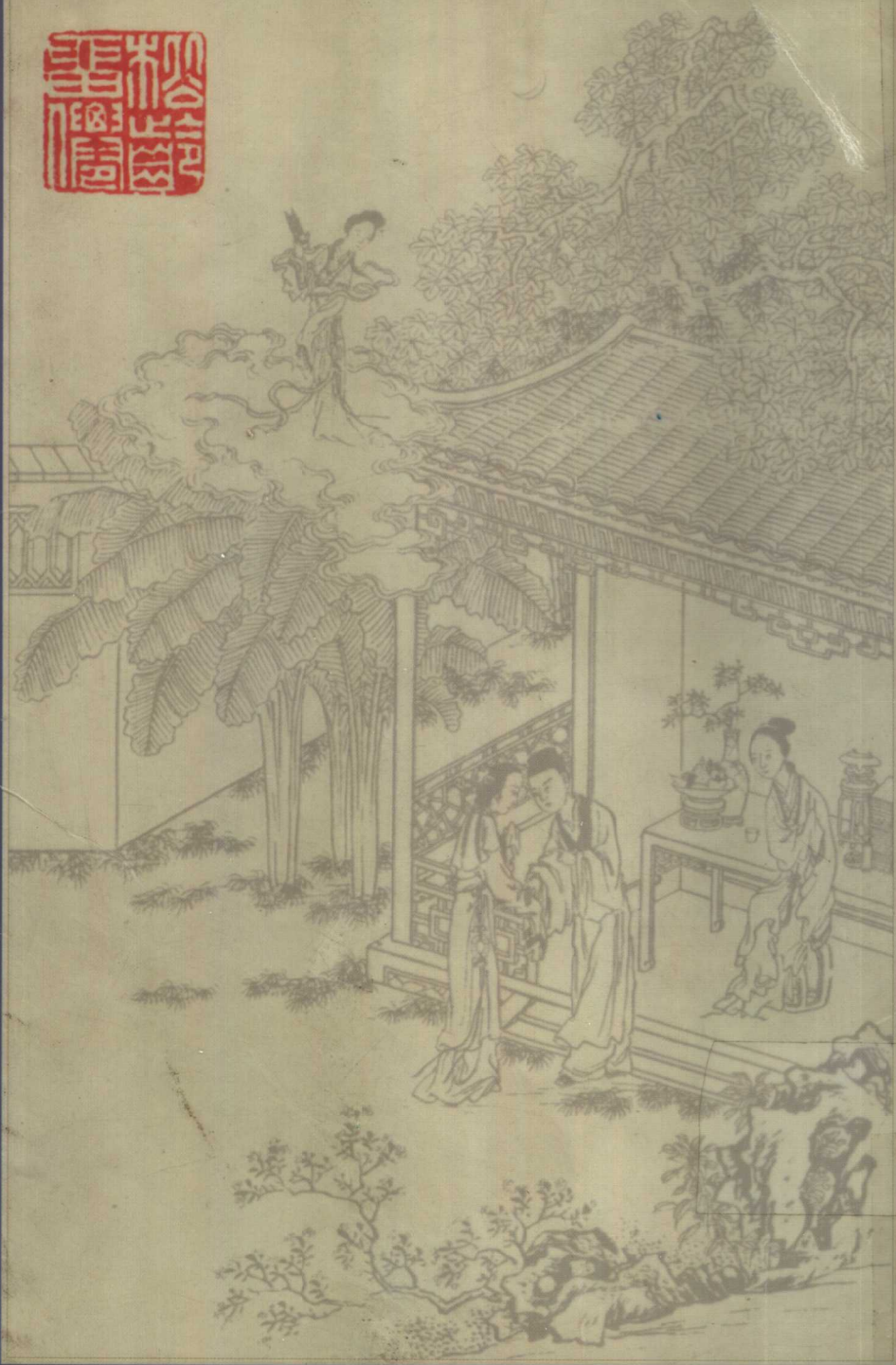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布衣圣人的全部现存著作均收罗在这部全集之中。较前增加新发现的佚著约 20 万字，且精心校勘，校出异文达 3000 余处。

本册收入的是被誉为“中国文言小说最后一个高峰”的《聊斋志异》。



第壹册





第一卷

考城隍

予姊丈之祖^①宋公，讳焘，邑廩生。一日，病卧，见吏人持牒，牵白颡马来，云：“请赴试。”公言：“文宗未临，何遽得考？”吏不言，但敦促之。公力病乘马从^②去。路甚生疏。至一城郭，如王者都。移时入府廨，宫室壮丽。上坐十余官，都不知何人，惟关壮缪可识。檐下设几、墩各二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，公便与连肩。几上各有笔札。俄题纸飞下。视之，八字云：“一人二人，有心无心。”二公文成，呈殿上。公文中有云：“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”诸神传赞不已。召公上，谕曰：“河南缺一城隍，君称其职。”公方悟，顿首泣曰：“辱膺宠命，何敢多辞？但老母七旬，奉养无人，请得终其天年，惟听录用。”上一帝王者像，即命稽母寿籍。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，白：“有阳算九年。”共踌躇间，关帝曰：“不妨，令张生摄篆九年，瓜代可也。”乃谓公：“应即赴任；今推仁孝之心，给假九年，及期当复相召。”又勉励秀才数语。二公稽首并下。秀才握手送诸郊野，自言长山张某，以诗赠别，都忘其词，中有“有花有酒

春常在，无烛无灯夜自明”之句。公既骑，乃别而去。及抵里，豁若^③梦寐。时卒已三日。母闻棺中呻吟，扶出，半日始能语。问之长山，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。后九年，母果卒。营葬既毕，浣濯入室而殁。其岳家居城中西门里^④，忽见公镂膺朱幘，舆马甚众，登其堂，一拜而行。相共惊疑，不知其为神。奔询乡中，则已歿矣。公有自记小传，惜乱后无存，此其略耳。

【校勘记】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一篇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皆为卷一第一篇。

①“予姊丈之祖”句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铸雪斋本无。

②从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铸雪斋本为空格。

③若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然”字。

④里：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为“内”字。

耳中人

谭晋玄，邑诸生也。笃信导引之术，寒暑不辍，行之数月，若有所得。一日，方趺坐，闻耳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可以见矣。”开目即不复闻；合眸定息，又闻如故。谓是丹将成，窃喜。自是每坐辄闻。

因俟其再言,当应以覩之。一日,又言。乃微应曰:“可以见矣。”俄觉耳中习习然,似有物出。微睨之,小人长三寸许,貌狞恶如夜叉状,旋转地上^①。心窃异之,姑凝神以观其变。忽有邻人假物,扣门而呼。小人闻之,意张皇^②,绕屋而转,如鼠失窟。谭觉神魂俱失,复不知小人何所之矣。遂得颠疾,号叫不休,医药半年始渐愈。

[校勘记]

卷次:手稿本第一册第二篇,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为卷一第二篇;青柯亭本卷十五第四十五篇。

①上: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;二十四卷本为“下”字。

②“意张皇”句: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;二十四卷本在“意”与“张”之间多一“甚”字。

尸 变

阳信某翁者,邑之蔡店人。村去城五六里,父子设临路店,宿行商。有车夫数人,往来负贩,辄寓其家。一日昏暮,四人偕来,望门投止,则翁家客宿邸满。四人计无复之,坚请容纳。翁沉吟思得一所,似恐不当客意。客言:“但求一席,厦宇更不敢有所择。”时翁有子妇新死,停尸室中,子出购材木未归。翁以灵所室寂,遂穿衢导客往。入其庐,灯昏案上;案后有搭帐衣,纸衾覆逝者。又观寝所,则复室中有连榻。四客奔波颇困,甫就枕,鼻息渐粗。惟一客

尚蒙眈。忽闻床上^①察察有声，急开目，则灵前灯火，照视甚了：女尸已揭衾起；俄而下，渐入卧室。面淡金色，生绢抹额。俯近榻前，遍吹卧客者三。客大惧，恐将及己，潜引被覆首，闭息忍咽以听之。未几，女果来，吹之如诸客。觉出房去，即闻纸衾声。出首微窥，见僵卧犹初矣。客惧甚，不敢作声，阴以足踏诸客，而诸客绝无少动。顾念无计，不如着衣以窜。才起振衣，而察察之声又作。客惧，复伏，缩首衾中。觉女复来，连续吹数数始去。少间，闻灵床作响，知其复卧。乃从被底渐渐出手得裤，遽就着之，白足奔出。尸亦起，似将逐客。比其离帙，而客已拔关出矣。尸驰从之。客且奔且号，村中人无有警者。欲叩主人之门，又恐迟为所及，遂望邑城路极力窜去。至东郊，瞥见兰若，闻木鱼声，乃急挝山门。道人讶其非常，又不即纳。旋踵，尸已至，去身盈尺。客窘益甚。门外有白杨，围四五尺许，因以树自障；彼右则左之，彼左则右之。尸益怒。然各浸倦矣。尸顿立。客汗促气逆，庇树间。尸暴起，伸两臂隔树探扑之。客惊仆。尸捉之不得，抱树而僵。道人窃听良久，无声，始渐出，见客卧地上。烛之，死，然心下丝丝有动气。负入，终夜始苏。饮以汤水而问之，客具以状对。时晨钟已尽，晓色迷濛，道人覩树上，果见僵女。大骇，报邑宰。宰亲诣质验。使人拔女手，牢不可开。审谛之，则左右四指并卷如钩，入木没甲。又数人力拔，乃得下。视指穴如凿孔然。遣役探翁家，则以尸亡客毙，纷纷正哗。役告之故。翁乃从往，舁尸归。客泣告宰曰：“身四人出，今一人归，此情何以信乡里？”宰与之牒，賫送以归。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三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为卷一第三篇；青柯亭本为卷十三第七篇。

①“忽闻床上”句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

本、青柯亭本在“闻”与“床”之间多一“灵”字。

喷水

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，所僦第甚荒落。一夜，二婢奉太夫人宿厅上，闻院内扑扑^①有声，如缝工之喷水^②者。太夫人促婢起，穴窗窥视，见一老姬，身驼背^③，白发如帚，冠一髻，长二尺许，周院环走，疏急作鹤行^④，且喷^⑤，水出不穷。婢愕返白。太夫人亦惊起^⑥。两婢扶窗下聚观之。姬忽逼窗，直喷棖内，窗纸破裂，三人俱仆，而家人不之知也。东曦既上，家人毕集，叩门不应，方骇。撬扉入，见一主二婢，骈^⑦死一室。一婢膈下犹温，扶灌之，移时而苏^⑧，乃述所见。先生至，哀愤欲死。细穷没处，掘深三尺余，渐露白发；又掘之，得一尸，如所见状，面肥肿如生。令击之，骨肉皆烂，皮内尽清水^⑨。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四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卷一第四篇，青柯亭本卷十三第八篇；二十四卷本卷十六第十篇，其名为《喷水鬼》。

①扑扑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哮喘”。

②水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为“衣”字。

③“身驼背”句：铸雪斋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在“身”字前多一“短”字。

④“疏急作鹤行”句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为“疏急作鹤步”；铸雪斋本为“疏急作鹤行”；青柯亭本为“悚急作鹤状行”；二十四卷本为“悚急作鹤步行”。

⑤“且喷”句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且行且喷”，较其他本多出“且行”二字。

⑥起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无“起”字。

⑦骈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并”字。

⑧苏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为“醒”字。

⑨该文后，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，无批语。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有：“王阮亭云：‘玉叔襁褓失恃，此事恐属传闻之讹。’”青柯亭本有：“王渔洋云：‘玉叔襁褓失恃，此事恐属传闻之误。’”

瞳人语

长安士方栋，颇有才名，而佻脱不持仪节。每陌上见游女，辄轻薄尾缀之。清明前一日，偶步郊郭，见一小车，朱萋绣幃，青衣数辈，款段以从。内一婢，乘小驷，容光绝美。稍稍近觑之，见车幔洞开，内坐二八女郎，红妆艳丽，尤生平所未睹。目炫神夺，瞻恋弗舍，或先或后，驰数里^①。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，曰：“为我垂帘下。何处风狂儿郎，频来窥瞻！”婢乃下帘，怒顾生曰：“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，非同田舍娘子，放教秀才胡觑！”言已，掬撒土颺生。生眯目不可开。才一拭目，而车马已渺。惊疑而返，觉目终不快。倩人启睑拨视，则睛上生小翳；经宿益剧，泪簌簌不得止；翳渐大，数

日厚如钱；右睛起旋螺，百药无效。懊闷欲绝，颇思自忏悔。闻《光明经》能解厄。持一卷诋人教诵。初犹烦躁，久渐自安。旦晚无事，惟趺坐捻珠。持之一年，万缘俱净。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，曰：“黑漆似，叵耐杀人！”右目中应云：“可同小遨游，出此闷气。”渐觉两鼻中^②蠕蠕作痒，似有物出，离孔而去。久之乃返，复自鼻入眶中。又言曰：“许时不窥园亭，珍珠兰遽枯瘠死！”生素喜香兰，园中多种植，日常自灌溉；自失明，久置不问。忽闻其言，遽问妻：“兰花何使憔悴死？”妻诘其所自知，因告之故。妻趋验之，花果槁矣。大异之。静匿房中以俟之，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，大不及豆，营营然竟出门去。渐远，遂迷所在。俄，连臂归，飞上面，如蜂蚁之投穴者。如此二三日，又闻左言曰：“隧道迂，还往甚非所便，不如自启门。”右应云：“我壁子厚，大不易。”左曰：“我试辟，得与而^③俱。”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。有顷，开视，豁见几物。喜告妻。妻审之，则脂膜破小窍，黑睛荧荧，才如劈椒。越一宿，障尽消。细视，竟重瞳也，但左^④目旋螺如故，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。生虽一目眇，而较之双目者，殊更了了。由是益自检束，乡中称盛德焉。

异史氏曰：“乡有士人，偕二友于途，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，戏而吟曰：‘有美人兮！’顾二友曰：‘驱之！’相与笑骋。俄追及，乃其子妇。心赧气丧，默不复语。友伪为不知也者，评鹭殊褻。士人忸怩，吃吃而言曰：‘此长男妇也。’各隐笑而罢。轻薄者往往自悔，良可笑也。至于眯目失明，又鬼神之惨报矣。芙蓉城主，不知何神，岂菩萨现身耶？然小郎君生辟门户，鬼神虽恶，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。”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五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卷一第五篇，青柯亭本卷一第二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四篇。

①“驰数里”句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“驰”字前多一“从”字。

②中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无此字。

③而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尔”字。

④左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右”字。据文意，此处当以“右”字为是。

画 壁

江西孟龙潭，与朱孝廉客都中。偶涉一兰若，殿宇禅舍，俱不甚弘敞，惟一老僧挂搭其中。见客入，肃衣出迓，导与随喜。殿中塑志公像。两壁图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一垂髻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将流。朱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思^①。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法座上，偏袒绕视者甚众。朱亦杂立其中。少间，似有人暗牵其裾。回顾，则垂髻儿，翩然竟去，履迹从之。过曲栏，入一小舍，朱次且^②不敢前。女回首摇^③手中花，遥遥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寂无人，遽拥之，亦不甚拒，遂与狎好。既而闭户去，嘱勿咳，夜乃复至，如此二日。女伴共觉之，共搜得生，戏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尚发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珥，促令上鬟，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姊姊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视女，髻云高簇，鬟凤低垂，比垂髻时尤艳绝也。四顾无人，渐入猥

裘，兰麝薰心，乐方未艾。忽闻吉莫靴铿铿甚厉，缪锁锵然；旋有纷嚣腾辨之声。女惊起，与生窃窥，则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绾锁挈槌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全未？”答言：“已全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藏匿下界人，即共出首，勿貽伊戚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鹞顾，似将搜匿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，张皇谓朱曰：“可急匿榻下。”乃启壁上小扉，猝遁去。朱伏，不敢少息。俄闻靴声至房内，复出。未几，烦喧渐远，心稍安；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。朱局踖既久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景状殆不可忍，惟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。时孟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朱，疑以问僧。僧笑曰：“往听说法去矣。”问：“何处？”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，以指弹壁而呼曰：“朱檀越何久游不归？”旋见壁间画有朱像，倾耳伫立，若有听察。僧又呼曰：“游侣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木立，目瞪足软。孟大骇，从容问之，盖方伏榻下，闻扣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视拈花人，螺髻翘然，不复垂髻矣。朱惊拜老僧，而问其故，僧笑曰：“幻由人生，贫道何能解？”朱气结而不扬，孟心骇叹而无主。即起，历阶而出。

异史氏曰：“幻由人作，此言类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褻境；人有褻心，是生怖境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惜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发入山也④。”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六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卷一第六篇，青柯亭本卷一第三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五篇。

①思：铸雪斋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为“想”字。

②次且：与“趑趄”同。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趑趄”。

③摇：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为“举”字。

④“异史氏曰”中诸句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铸雪斋本中无此段。

山 魃

孙太白尝言：其曾祖肄业于南山柳沟寺。麦秋旋里，经旬始返。启斋门，则案上尘生，窗间丝满。命仆粪除，至晚始觉清爽可坐。乃拂榻陈卧具，扃扉就枕，月色已满窗矣。辄转移时，万籁俱寂。忽闻风声隆隆，山门豁然作响。窃谓^①寺僧失扃。注念间，风声渐近居庐，俄而房门辟矣。大疑之。思未定，声已入室^②；又有靴声铿铿然，渐傍寝门。心始怖。俄而寝门辟矣。急视之，一大鬼鞠躬塞入，突立榻前，殆与梁齐。面似老鸦皮^③色；目光眈眈，绕室四顾；张巨口如盆，齿疏疏长三寸许；舌动喉鸣，呵喇之声，响连四壁。公惧极；又念咫尺之地，势无所逃，不如因而刺之。乃阴抽枕下佩刀，遽拔而斫之，中腹，作石缶声。鬼大怒，伸巨爪攫公。公少缩。鬼攫得衾，猝之，忿忿而去。公随衾堕^④，伏地号呼。家人持火奔集，则门闭如故，排窗入，见公状，大骇。扶曳登床，始言其故。共验之，则衾夹于寝门之隙，启扉检照，见有爪痕如箕，五指着处皆穿。既明，不敢复留，负笈而归。后问僧人，无复他异。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七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为卷一第七篇，青柯

亭本卷十三第九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六篇。

①谓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为“诗”字，误。

②室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皆作“屋”字；康熙间抄本有“室”字，但室后又多一“屋”字。

③老鸦皮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青柯亭本为“老瓜皮”，康熙间抄本为“老爪皮”（其“爪”字，显然为“瓜”字之误）。老鸦皮，即老乌鸦皮也；山东方言称“老乌鸦”为“老鸱”。此“老瓜皮”，即“老鸱皮”也。

④“公随衾堕”句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，在“公”字后多一“堕”字。

咬 鬼

沈麟生云：其友某翁者，夏月昼寝，蒙眈间，见一女子褰帘入，以白布裹首，缠服麻裙，向内室去。疑邻妇访内人者；又转念，何遽以凶服入人家？正自皇惑，女子已出。细审之，年可三十余，颜色黄肿，眉目蹙蹙然，神情可畏。又逡巡不去，渐逼近榻。遂伪睡以观其变。无何，女子摄衣登床，压腹上，觉如百钧重。心虽了了，而举其手，手如缚；举其足，足如痿也。急欲号救，而苦不能声。女子以喙嗅翁面，颧鼻眉额殆遍。觉喙冷如冰，气寒透骨。翁窘急中，思得计；待嗅至颧颊，当即因而啮之。未几，果及颧。翁乘势力齧其颧，齿没于肉^①。女负痛身离，且挣且啼。翁齧益力。但觉血液交颐，湿流枕畔。相持正苦，庭外忽闻夫人声，急呼有鬼，一缓颊，而女子已飘忽遁去。夫人奔入，无所见，笑其魔梦之诬。翁述其

异，且言有血证焉。相与检视，如屋漏之水，流枕浹席。伏而嗅之，腥臭异常。翁乃大吐。过数日^②，口中尚有馀臭云。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八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为卷一第八篇，青柯亭本卷十五第四十六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七篇。

①肉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为“内”字。

②“过数日”句；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，无此句。

捉 狐

孙翁者，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。素有胆。一日，昼卧，仿佛有物登床，遂觉身摇摇如驾云雾。窃意：无乃压狐耶？微窥之，物如猫^①，黄毛而碧嘴，自足边来。蠕蠕伏行，如恐翁寤。逡巡附体：着足足痒，着股股软。甫^②及腹，翁骤起^③，按而捉之，握其项。物鸣急莫能脱。翁亟呼夫人，以带系其腰。乃执带之两端，笑曰：“闻汝善化，今注目在此，看作如何化法。”言次，物忽缩其腹，细如管，几脱去。翁大愕，急力缚之，则又鼓其腹，粗于碗，坚不可下；力^④稍懈，又缩之。翁^⑤恐其脱，命夫人急杀之。夫人张皇四顾，不知刀之所在。翁左顾示以处。比回首，则带在手如环然，物已渺矣。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九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为卷一第九篇，青柯亭本卷十五第四十七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八篇。

①“物如猫”句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在“如”字前多一“大”字。

②甫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，无此字。

③起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，无此字。

④力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，无此字。

⑤翁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为“公”字，后之“翁左顾示以处”句之“翁”字，亦为“公”字。

菽中怪

长山安翁者，性喜操农功。秋间菽熟，刈堆垄畔。时近村有盗稼者，因命佃人，乘月辇运登场；俟其装载归，而自留逻守。遂枕戈露卧。目稍瞑，忽闻有人践菽根，咋咋作响。心疑暴客，急举首，则一大鬼，高丈余，赤发拳须，去身已近。大怖，不遑他计，踊身暴起，狠^①刺之。鬼鸣如雷而逝。恐其复来，荷戈而归。迎佃人于途，告以所见，且戒勿往。众未深信。越日，曝麦于场，忽闻空际有声，翁骇曰：“鬼物来矣！”乃奔，众亦奔。移时复聚，翁命多设弓弩以俟之。翌日，果复来。数矢齐发，物惧而遁。二三日竟不复来。

麦既登仓，禾藪杂遯，翁命收积为垛，而亲登践实之，高至数尺。忽遥望骇曰：“鬼物至矣！”众急觅弓矢，物已奔公。公仆，斃其额而去。共登视，则去额骨如掌，昏不知人。负至家中，遂卒。后不复见。不知其为^②何怪也。

[校勘记]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十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为卷一第十篇，青柯亭本卷十三第十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九篇。

①狠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为“狼”字，误。

②为：铸雪斋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青柯亭本，无“为”字。

宅 妖

长山李公，大司寇之侄也。宅多妖异。尝见厦有春凳，肉红色，甚修润。李以故无此物，近抚按之，随手而曲，殆如肉软。骇而却走。旋回视，则四足移动，渐入壁中。又见壁间倚白挺，洁泽修长。近扶之，膩然而倒，委蛇入壁，移时始没。康熙十七年，王生浚升设帐其家。日暮，灯火初张，生著履卧榻上。忽见小人，长三寸许，自外入，略一盘旋，即复去。少顷，荷二小凳来，设堂^①中，宛如小儿辈用梁藟心所制者。又顷之，二小人舁一棺入，长四寸^②许，停置凳上。安厝未已，一女子率厮婢数人来，率细小如前状。女子

衰衣，麻绋束腰际^③，布裹首；以袖掩口，嚶嚶而哭，声类巨蝇。生睥睨良久，毛森立^④，如霜被于体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颠床下，摇战莫能起。馆中人闻声，毕^⑤集堂中，人物杳然矣。

〔校勘记〕

卷次：手稿本第一册第十一篇，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卷一第十一篇，青柯亭本卷十五第五十四篇，二十四卷本卷一第十篇。

①堂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无此字。

②四寸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为“四尺”，误。

③“麻绋束腰际”句：手稿本、铸雪斋本、青柯亭本、二十四卷本与该抄本同；康熙间抄本“麻”字前多一“革”字。

④“毛森立”句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为“毛发森立”，多一“发”字。

⑤毕：手稿本、康熙间抄本、铸雪斋本与该抄本同；二十四卷本，无此字。

王六郎

许姓，家淄之北郭，业渔。每夜，携酒河上，饮且渔。饮则酹酒于地^①，祝云：“河中溺鬼得饮。”以为常。他人渔，迄无所获，而许独满筐。一夕，方独酌，有少年来，徘徊其侧。让之饮，慨与同酌。既而终夜不获一鱼，意颇失。少年起曰：“请于下流为君设^②之。”遂飘然去。少间，复返，曰：“鱼大至矣。”果闻唼呷有声。举网而得